康對山先生集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

序

送安平凉序

予以春二月拜師遂庵翁於平凉由邠踰涇凡由吾邠以及於西北之民之風於吾行得詳焉知平凉府臨汾安君既以六載考功於京師涇之士大夫耆老弟子皆遮吾馬與告曰吾民往者不能安居得吾守吾民始克飲食男女居處凡吾民之能以官府事使客使客不夷吾士有禮讓者皆吾守也吾無以報吾守常私自作為歌詩以頌歎執事以言使後有徵焉

乃巽之曰嗟乎是亦所謂蒞而以治者也昔有以部民之怨語其長者其長曰吾既蒞而以治則吾豈無所庸也庸威則罰之者怨庸福則弗慶者不喜夫彼豈盡非民性者哉吾玆有以感君之行矣自吾入平凉與者引者率不相欺負吾如問曰某柰何某可某否一無異吾聞也問君曰吾父母也微公吾無生由是則士大夫父老子弟之所陳皆知德不諂也若君者固亦蒞而以治者何懸懸異如彼也因語君曰此民意耳君之心豈以是望民也余於君益感焉由是以益大使民忘焉何若也君庶幾語曰若康子者知

我者也

送太守孫君序

關中之郡以治行稱者獨平凉太守孫君有母曰太安人郭氏是時年九十又一孫君以太安人之老與關中道路峻折不能如曩者之能迎養於官也於是以疏上

天子憫之命得終養於家平凉吏民及士大夫莫能留行於君通判張君以書抵予請序以贈君予嘗見邸報傳君之疏矣其情酸苦迫切過於李令伯數倍苟有讀之者無不墮淚於紙然吏民方喜得君君脫

塗炭而就莞葦乃卒莫能留而其悲憤攀援之不能自已者亦未始不如君之於太安人也於乎非吏民之不幸哉幸而有守如君愛護保惜無所不至又乃棄之而去然君豈無意乎吏民者顧吾猶有所重者是以亦莫之何而已矣夫天下之治患不得其人得其人矣又或不能安乎其位故民益窮而力益殫此盖其數之弗齊爾也君何尤焉君何尤焉　明興百五十年治亂之相遆亦數矣而其稱有循良者莫非孝道顯明之士其人雖已去而其政治之蹟雖貪汚不類者承之亦必數更而後已盖亦天理之常也傳

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俗吏匆匆於簿書期會之間謂其治已盡其效已長於乎何其莫之思也君行矣吏民之依依倶倶若茲其未已彼徒恃諸聲音笑貌之末者可以同日語耶語曰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君推所以事大安人者以及民之老故民勃然興於孝而其餘政令之布一切懈懈急急先其所難而要其必至身教之不可誣有若此者世之人乃猶他求豈非君之罪人哉予傷天下之名士大夫或去本以崇末器實而寇蕪或少乖諸夫子之所教

也故因張君之請而私論之君不忘乎太安人必不
忘乎
天子與天下之民矣由是以天下之重且大者付之
蓋孟子與之所謂猶反手而已矣者也君其重之哉
君其重之哉

送王宗堯序

昔我曾祖竹軒府君為太常卿曾叔祖為通政吾家
君南京者凡幾十歲兄弟之後皆視南為家故我祖
通政府君及我先人兄弟皆婚姻親戚於南比西歸
關中苟一見南方之人猶今之居京師之人偶見吾

關中之人也問㑹必至情誼必切無背相忘焉今年春宗堯先生起復來吏部見余謂曰吾子先人之舊執也子先人有奇抱擯落不得試今子能嗣試之叔父伯華實余筆硯友吾見子猶見子先人及子叔父也謹拜受之若泫然不可為情焉八月之暮先生除知鬱林則又行矣既以飲食餞先生復以告曰鬱林僻在百粵之地亦南服首善者也近粵之士盖有所往而不可得者先生固不以為遠然如先生何如先生何海家乘所載凡江南之士必以先生為重也士自百粵起而於朝者未嘗不至鄉佐況先生乎先生

況非謫而使之者也先生之志其不可漸遂乎吾感
先人之義故必如是言焉若曰所以事乎長者者也

送單生序

天子丕拱皇極四海九裔惟慎惟棘中國之臣小大
咸若森法行制罔留圉遺困者以行疾者以憫熙熙
洽洽四民得職乃弘治十又六年七月三日
天子萬壽海裔之醜奉琛來賀越於令章西南之域
由漢唐所未至三代所不得粵年踰歲亦既畢朝幾
甸要服訖於有官非五品以上不得自達單君官止
六品匹於辟公望於　威光覲於海裔可謂難矣翌

日戊申君車爰發門生故人率相祖道祈為贈述余乃嘆曰承平之世

天子之尊如神如震圻內之民亦有垂白及踵不知省府況及都門茲君之來實維偉矣奉誠領諭延輝沐光不僭不偪允恭允肅茲君之行實維榮矣君顧所守求懋爾實使副使覲覿無爾歷予之予君實維光矣賓客曰古之所式夫子之語惟君克從故多令譽願遂俾君以觀厥成乃即俎豆以序

送侯湯陰序

良術既淵瀰州之職來見其事於吏部為湯陰令及

行友生故契設酒於都城之館酒既數行良猶曰諸公先生亦將有與于執事乎賓客紛然各以所見為告不腐不鑿燁為明言良猶曰敬以聞矣而願加以未備可乎海應之曰物虧於盈道益於虛此達人所以成大業而致聲名也更何加哉昔有鳥曰大休文羽健翮為衆禽首聳則逼天下則倒海而隼爵不可及也與隼爵爭異焉風至木折鶩以直上為女蘿所縈卒以中繳為隼爵笑君子曰休以死甓滿必損也子將以成大業乎吾明告子今天下之民飢寒而求孳孳而務將以何為也口食之不繼而寒燠之妨也

春秋之所為免此而已為人上者欲吾有異功剥民而媢彼見民之窮有弗恤也焉以為仕乎吾昔遊於洛水之陽見民有疾色者必扣焉慽慽而顧忽忽莫有言也及於其徒然蹙於政矣子將欲民歡言於人乎將慽慽然如吾所遇乎回吾以執事所在固無易此也然或限於上則莫吾由也吾何以忍心焉夫珠墜於淵持者之弗固也子之民子之珠也苟弗能安焉非子之抆之乎吾聞君子不以死廢義子安莫之罪乎夫衆限於艱難之中生死愁苦聽其所至斯子之罪矣曰唯敢請承夫子之言於執事

送王閿鄉序

王子將宰閿鄉康于為餞於家而告曰吾子故以天下為己任日日誦詩讀書以資益其所未能吾獨恨王子不得舉進士有執事以必試之及今則已舉矣已有執事矣王子將柰何可耶王子曰夫閿鄉天下之弊邑也東行於京邑西行於關陝榆夏甘肅之地又西行於巴蜀雲貴之間縣小而民困土瘠而役繁視他名大縣者十倍費焉有官府賓客往來之儀有悍民老吏頑敖之習固欲窮吾力以與之俱也康于曰閿鄉之為邑其敝也久矣吏部以其敝久莫可移

故圖所以更張一新焉是故蜀之王子知王子所存者異也夫閭鄉之為敝也但猶人衣焉垢而忘澣破而忘葺者也其淳然之民樸然之氣未澌盡泯滅也苟澣與葺焉則猶為完衣焉而已矣苟不澣與葺焉則猶為垢與破焉而已矣然吾嘗得澣葺之法於人焉夫衣固有新與故之異也其澣之力亦隨之分苟澣乎其敝者其法固不得而強力如所以加乎其新者也必先涵且漬焉使其數日能自動其垢也而後加煩搏焉未有不新者矣卒則垢不可去而衣且爛盡猶不澣者矣夫固非衣之罪也絜焉而後葺則完

衣之道也子其勿亟於民之從乎亟則苟苟則民無所受貿貿焉終無所為而已王子曰吾誠不欲民旦暮從我也吾主乎是雖使吾有阜魯之聲吾不易吾必見其完且新無異人焉乃可以謂從政焉爾矣康子以王子之能於閔鄉也遂序其語以贈王子

送明府張君序

洛陽張君拜頴令將行其弟道夫之同舉進士者咸餞之都門之外余因以告之曰君舉鄉試高第出而為令則一縣之民亡有老幼貴顯悉君以主之有事出片楮走小隷雖豪悍者莫不震疊恐懼慮無以前

也有所往焉擁數人於道揭蓋指辟人皆伏避悚慴莫敢正目其於人可謂威而於已可謂榮矣含冤負抱欝之民召至跪堂下可數語而決不經時累月有所裁請其志可謂行矣其祿足以養十數口其平生之學又可以及之於後生小子無聊之民雖有天子不能盡濟而令可體而為之士所以抱之貧賤之初而伸之官守之際宜莫有如令也令非有安靜無惑之德則終日擾擾於民而民反病乖反苦施設號令反滯而不行而貧賤之所抱與所欲致者反因以自困所謂榮者反又欝欝而莫能芓於乎此亦艱且

甚矣君嘗自謂夫苟有所受當有所振奮務使出於俗吏之上今既不有以受乎吾閭潁上民甚疲澈其習積所至可知也君在鄉里素稱有見識能磊落於事而苟又以安靜無惑主之於中潁上之民吾知免矣

送薛藩卿序

薛子來吏部領湯陰令至行友生故人既為飲食以餞之康子復酌而告曰夫令者蒸庶之命而天子之衛也昔薛子在太學也必曰吾苟終無所受已矣使吾能得百里之地宰之吾庶有以廣民之惠

也吾庶幾不廢官守之命而使吾所受者能直也今不已乎夫湯陰之為政也多須給不就道理故民安然悴紛然散雖善政者不得挽也刻薄承諛之吏囂之於前而虛恢不近事情好巳勝者又壞於後惡可得而挽也夫薛子宜不可易而弗慎矣凡湯陰之民朝夕而望咨嗟而論者必曰吾曷能有良吏使吾能安也曷能使久而惠我不為時勢所易使吾不忽然安又或然異也由民之情觀之所以朝夕望其吏之惠已蓋惴惴然恐非久矣薛子宜何如哉夫吏之為道先民人後彼挍夫所以先民人之道者非區區

私恩小惠不刑其惡不芟其暴君然於上信其所之而無有事也亦非糜其徵納之令滋養其游手不實之民以獵惠也凡所以教育而興起安養而培植嚴禁而遏惡皆而先之之事也事不務此而以田護姑息焉故夫頑者滋而嗇者困與務徵利剝削使民饑而死者異也向同薛子在太學者來嘉會泰世觀史宗道馬伯循東希漢及余七人也唯薛子於吾人則純煞長者其所設施者固與俗吏非矣然吾又安得不以斯言望薛子哉意君曰必若是乃所以為薛子者也

送李盩厔序

浚川先生有高弟李君來知盩厔先生殊重之以書貽予謂君畿內名士器宇閎遠學識淵邃顧所治伊邇宜有以知其為人未幾君之治行名關內矣今年冬十一月君將覲於

闕庭盩厔貢士袁君介夫與群士大夫介學生蹃汝成范希浚應詔來請予言贈君之行予惟君在盩厔凡三載奉職遵度不以斯須有間雖豪華欺詐之徒百方負緣無能得君一嚬笑以為可入之漸其有名位而心志卑下者竊其知德或譏誇相加詬詖相效

確不可動予每以浚川先生為知人若盩厔賢士大夫與厥庶民小子則人人愛戴於君如恐弗及故撫按藩臬重臣莫不以君為難能薦疏獎檄紛來沓至有是心行是政若谷應聲若桴應鼓所謂資之左右逢其原達之於事無不可也君行矣吾恐聲聞既久明天子徵賢之詔因覲以留於君或任臺諫或攝部司骨鯁之風建明之益斯又遠及於天下不但盩厔之民蒙其愛食其福而已諺曰循遠路視近步堯舜之治本之身移之家推之國與天下而已民之疾苦休息天下之民亦盩厔而已君見浚川先生其以予

言質之當無所異同也行之日士民遮道老稚旋觀扳留之意感激之情有加無已與役之疾首蹙額惟恐其去之不赫者有間矣不亦榮乎

終南別意詩序

東谷子將以二縣之政上績吏部盩厔訓導王劉二君洎諸生以書抵予屬予序其所賦終南別意詩以贈東谷子曰有是哉質而不文實而不詖素而不華是所以贈東谷子者取而讀其詩逆其意莞矣而笑遽矣而問曰夫俗者世之所恒趨而不變者也贈者人之所欲重而不抑者也况東谷子之在盩厔也良

治及於民善教被乎士予舊見諸生之感乎東谷若
收義之在文中蘇呂之在明道顧不若恒常絲旃巨
帳而一帙之紙數行之書不亦簡乎曰非也吾東谷
先生履素抱撲黜浮抑華執理奉貞與諸生接也必
上引古昔下窮纖細非矩不導非規弗循非義弗悅
非仁弗親乃若漫辭夸服厚幣嘉筵其覲錐麗厥敬
匪真諸生奉明教契玄德導逸度曾不敢以是瀆陳
於先生之間也一帙之紙如吾先生之素而不緇數
行之書貴在道意卑情美之非諛愫之非偽蓋言以
因心辭以達志古之人皆用之況諸生於吾先生之

行乎予應之曰此諸生不溺故不放俗崇正則辟夸炫正所以知君子之德者也言出乎心而本乎事情發諸理而因乎實前言盖舉疑而發幽因似以究真乃不知東谷子之教一至於此古有之曰治與理視厥止東谷子之所止既如彼矣子諸君之視之而渇即之而具古人豈欺我哉於是次第其語以弁諸終南別意詩之首

送東陳留序

陳留為開封大邑民疲而才匱道衝而使勞午始吏部以希孟為陳留希孟曰吾奚以是難也吾行當如

折枝吾雖日高枕焉事亡有不集者明年有來自河南者誦曰守令者能悉如東陳留天下可亡不令之民而窮者疲者無所賴者可亡有不遂也或以聞余曰東君可謂豪傑之士矣彼年且弱冠也陳留又如彼其厲也而悍民老吏又如彼其衆也雖使數為刑法者往令之且莫有不敗君獨易易如彼也曰否東氏所傳於希孟者今且幾世矣其先人之故行希孟有弗存者乎其遺書有弗訓者乎其民人之情逆順之勢有弗志者乎夫唯希孟之皆能於是故雖以天下國家之大且重者責之亡不集者矣奚但陳留哉

今上嗣位之元年秋八月希孟來考功吏部縉紳大夫爭欲識其人究其事歡傳其所為若不容口也希孟笑曰此聊以行於彼民因其所可被而為其所可加爾非吾所以存之於先人訓之於遺書志之於人情者也有用我者我安以所為此者而已也余聞之曰夫天之生材也恒扶持培息之而後用用矣故無有弗利焉希孟之材蓋所謂甚美者也使不能自養焉自扶持焉培且息焉則不能復所以為美矣然希孟之用由是將甚大吾所願在必用希孟使為振奮其敝以復

祖宗為民立極之故爾希孟又益大養其事以待之雖傳記所載何以尚焉以希孟歸陳留也故吾猶以斯言道之

送歐陽明府序

太和歐陽君以弘治壬戌來治武功三年乙丑致民與政歸父老皆不忍去君相率留君不可皆相望以泣婦子相走以餞市者若匯聚者若散耕者以趨聞者以駭很藉紛錯踵接於道於乎由君之前知武功者多矣其賢聲矣稱於君豈相後也於君獨然焉可以知君所為矣吾見君之行私進其走者泣者與相

卒者問之曰能薄官以惠吾吾受福君弗知也里長能以科役擾吾者自隤而無得也有役事吾辦吾事即歸其負者不剩而市井鈎利者弗能施也始大異曰茲固君子之政施而不從引而不白者也既而士大夫父老為歌詩贈君焉余以君能善已以致民事當有訓故遂以此序之

送武功丞李君還高平序

昔聞麟遊丞李君之政聲若不克見也乃後數年以憂制去既而起復吏部則以為武功丞武功士庶有舊遊麟遊者相語諸人曰此所謂李麟遊也乃至是

乎行必有善政及於吾民矣予聞之顧甚喜乃君枉訪予與之話言翩翩然長者也有學以蓄其用有政以達其學政出事立上不抗令下不盭民傳記所稱奚加焉予則以為益友時與之遊滸西山房道古昔玩詞藝知名之士未能或之先也今年秋偶以微疾求去曰人生適意耳吾老不能副丞丞非所以優吾之老者盍歸乎來以與二三子遊於里閈誦說聖君賢相太平之業暇則教其子弟使為善人於焉終吾之身不猶愈於日匍匐車塵馬足與簿書筐篋之細哉狀既上撫按藩臬皆重君之才名不欲君遽

去君不待報飄然以歸武功士大夫重君之行具以
予言贈君然予且老矣安能以殘羸之身應酬賓友
之請寔有以重乎君之為人是以叮嚀為此使後之
人知君之才之美果有以感乎於衆如是予竊怪世
之人徇利輕己不知歸為何事徒以妻子之奉為不
足而日孳孳乃或至於拚其身而俱棄者君年才六
十又二體強力勝方將有為以速後勚乃於富貴之
際視若敝蹝畧不以為意念與所謂龐眉皓首浮沉
利途者殆天淵不侔矣豈非養之有素決之有勇高
出物表者哉君冢嗣良臣嘗及予門勤學善養將來

所就當為名人不但取科目拾青紫而已君歸以方盛之年優游桑梓終厥天年鄉人稱之後世誦之與今日居陟大位驅遣放逐而戀戀不捨者回視殆不可同日語也良臣勉哉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記曰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他日陟顯頎發榮盛其亦澹焉若無以克肖而君之行事可也良臣勉哉予日望汝之自礪以為予與而君相友相厚之勖焉耳

送邵銓序

崖州邵某以禮部乙榜除為來賓教諭將行於官其友翰林吉士黃子實以予述序以贈邵君有氣岸能

尚志由由然合於古人之道也夫以文字試禮部者凡試幾四千人四千人者皆又於其鄉亦數千人摘而舉也而但以三百五十人其舉若以遺矣意而欲同焉字字而欲稽焉繩尺法度錯錯而欲亡有背焉其豪放不羈者故恒弗逮也邵君勉哉夫士固當欲有以遇也遇其人矣不能有以立遇之道夫猶不遇而已夫繩尺法度雖非所以盡士者顧求之者率是用焉苟豪放不羈者稍自裁損就之則天下莫敢京也邵君勉哉儒學之官雖古人所重者吾無以願邵君知邵君所負者厚可以有為使　國家風化於世

者益隆也雖然吏部所以予君來賓謂宜可以小試君也來賓之教果弘而弗庸焉則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矣吾所以望於君者益以信而於其身乃猶有弗遇焉茲可以謂命而已然而如君之所負者固未有終其身淹也

送陳學諭序

予為生員時在學迎先生坐堂上日進以俟指揮者一年明年余舉鄉試試禮部下第又歸歸而復以待先生者又一年明年會試舉禮部又第進士又明年以毋思奏乞歸里由歸之後得朝夕侍先生者又兩

年九年之間或離或合相參半焉亦可悲也今年吏部擬天下學官之賢者加擢以示而先生以擢去吾里由是以往至老且盡焉能與合而語者又安可知也門生故契於是餞先生西原之陽又相為歌詩成也相率屬某曰子當序夫先生之擢雖無甚顯且貴由學官之資視之非舉人與名色大盛者雖有異教莫由也人言學官寒苦不若有司能顯赫施設今先生西焉藩臬鉅公舉為粮撤以廣後奉彼以即吏治百里者能有是否也王按察應部督學政如彼勵也猶惓惓先生先生亦如無閒者是不可以覘所養耶

先生往矣鳳縣之文之士豈於武功相遠哉惟不以盈滿為心焉殆必有足觀矣

贈武功丞王君序

自漢中有事以來於今五年矣民苦於誅求至不能供應常賦而甘肅寧夏諸邊虜大舉來寇餉益用急於是
上命戶部郎中遼東張闇夫來總之張君入關幾一年其賦足而民不費者獨五縣縣以武功為首蓋於是嘉君與其令之賢且能也為之奬勵焉士大夫率來請予言贈君夫君信美矣才矣尚知所自乎前山

東許升之宰安化以累賦不可償至謝事為學官武功視安化則民又貧不可應若賦反易於安化者蓋其所由來者漸也弘治時永川宋侯學道來宰邑然先事務道使民不畏徵取而又芟除里甲之弊民人得樂業惜産蓋是時宋侯以九年在武功故治久定如此宋侯去十又三年其法稍弊矣得濮陽劉侯紹來篤信愛民一能持循其法凡宋侯之約束亦易也故雖多事且饑民尚能備賦不乏此其故在養之厚而取之節也君行事平易又能徵不濫則矣宜其列郡邑莫強焉夫今日者來日之視也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君盍思今日户部君所以勞君者以何民之所以急赴其徵賦者以何貧累之邑所以能先於大郡豐縣者以何益慎益戒毋田毋驕恒以斯心佐令順民則尚有巡撫之旌舉

天子之寵書延君之美至於長久不但此而已也君勉之哉

贈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藍公序

夫志大者器宏才厚者德溥此古今之通道也惟宏且大也故聽參而用博小利近勸勿撓焉惟溥且厚也故持重而不誇盛位恢勳毋動焉二者事異而理

同道分而究一皆俗儒所難喻也故天下無事則可以徽猷而嘉治有事則可以戡定為安輯所謂天下不可一日無者

明興百五十年學士大夫口不輟詩書之誦心不廢經綸之想志非不皆有才非不皆長也然以之治事而事或乖修業而業或廢者器有所弗宏而德之備諸身者少也歲自乙巳以來蜀兵初變衆才不過數百至易擒也當時用事者一失其會遂至不可以為沒涎五六載冦益盛攻益難合三省全力不得半勦此其故非兵矮將孱也繼而劉齊諸盜起中山山東

山西與河南徐淮諸地所過殘滅無瓮甋之遺男女幼壯者被掠老弱者蒙死江西諸賊乘其餘習益又驕悍難制當是時

上蓋數以戡定之勲責功伐名譽之臣矣銳者或闕於持固鈍者或廢其幾宜明者或過於輕忽暗者或昧於策理四者非所以用武慱勸也然是時亦能殲賊而安壤者固有所謂志大而器宏才厚而德溥者陰以維持於其間銷其變而已其患也夫承制備蜀三省之兵關中為最盛也自彭公之西也其奮擊之士才數千耳數年滋蔓難制之寇不待彭公來所以

不敢再窺漢沔以掠關南之民此其道非騰遊說懾
靡寇志也禦之有縣而持之有數得長者至誠惻怛
之守綏懷其民心堅厚鞏固寇自不能窺也故予嘗
私論之曰蜀漢之盜非藍公無以成彭公之擒非彭
公無以見藍公之慮此可為百世不刊者也茲聞
上以藍公為南京刑部侍郎公行在旦夕然平蜀之
勲終始由公甚多吾關中之民所以能保其屋廬田
畛者秋毫皆公賜也因著其所誦說者於篇以贈公
使夫功伐名譽之陞凡有當
上敉懃之責者皆知其自進而不卹民於溝壑而莫之知

也

對山集卷之三十

康對山先生集卷之三十一

序

送劉正夫序

正夫教乾州之三年辛酉浙江聘校鄉試又三年甲子山東又聘校鄉試比行山東也余適在里中為餞且告之曰 國家所以重天下之士者恐他所衆或未能皆若人也故以科目為士子風焉科目又恐所得者之或未能皆若人也故以校文者為有司慎焉三年之間一鄉之士砥礪磨淬精其所事期以得售是試者至壯且精也有司者方且汲汲焉思以求直

於考校之官考校者則宜若之何以自直也吾聞古之名臣其自謂必曰吾何以能直吾受也庶幾廣得天下才識之士使之具位巳焉今日之行正夫豈異彼也其所自待於平生者將由是可為矣況正夫理深而詣精明遠而見博雖鬼神之變天地之化靡有所遺也奚啻文章之士哉山東之人將由是有鏘然鳴世者矣

送王大道序

弘治辛酉春余以禮部程期所迫取文移布政司州府時與大道及同年劉楊二子偕焉余既以其夏赴

禮部又兩月君始至吏部吾以君磊落美儀宇謂曰若君當不負吏部未幾吏部以君爲榮王府典儀鄉人有事於京師者莫不重爲君惜君陶陶然方若以爲所分定也嗟夫君可謂能於所難者矣人有一技之良莫不孳孳然求以售之售非其所直又莫不悻悻然以爲怒裂其器擲其所食號奮呼叫無所不至君休休且榮以羨焉夫孝弟忠信修之於家而熟之於身其發之也文章事業可以善俗澤民傳之於世其不得見又必委委乎使勿謬於日用之宜高官豐祿不足以爲泰窮居對處不足以爲否故州縣非辱

而章冕非榮也彼官之崇否吾命焉吾何以所不易者易彼也孔子曰奚其為為政是亦為政如斯而巳君在王國一邦之典君實職之君當憤於無以為效而欲一振以快於心不能由是致之是終無可快者也余切惡夫相知而不相規使相與之誼有缺焉故以是為君贈之

送王瑶序

安定王生將上太學因過武功拜余於滸西之堂與之飲食之已徐以語之言塊然奇也曰嗟乎慎之哉生之行也夫有財者謂之富有位者謂之貴富與貴

非在我者人莫不保之况君子之學與道得之則可以為人失之則不可以言士烏可以不保乎哉今吾觀生之瑰然奇也益重為生保之况生之自待乎諸生有為五七字詩送生者請余題諸其首因以斯言書之於乎生尚念之哉世將觀爾之瑰然奇者無窮也

送黎尹吉序

天子即位之始詔天下徵學行多聞之士江西省府以黎尹吉來京師尹吉至京師不以文移見吏部隨以辭去人皆以尹吉薄世利不欲區區就官職之事

然不知實能否也尹吉所以聞之鄉人升之省府之吏其心豈不以為可以有為其時而售其所抱也士之仕也猶女子之嫁也使誠不欲就官職之事則彼且亦至矣尹吉之學之道吾不可知使其至也有存而聲焉重而揚焉則彼且慨然留也吾感處士者之義又嘆尹吉之無所遇而去也故說以贈尹吉

送尚子序

尚子既游京師乃思南望嵩洛由華浮渭以盡三都之盛康子餞於都門之外賓客具至俎豆交暢酒酣屬客賦詩以贈尚子既又序以告曰夫士之所不得

志於有司者奚啻一尚子哉由尚子之所處則何有
所不為也昔用里子長為三五之論凡天下之善喻
者亡前也比試燕趙韓魏之間卒無所遇聞秦楚之
王之聲往之侍者弗悦曰以子之才不可當吾君踔叱
子長曰若是乎方之無良也毀冊茹蕨居於嵩山之
陽終世無悶焉君子曰子長之志大矣夫尚子豈以
子長之為美故不欲有顯於世而以毀冊茹蕨為哉
顧吾不得有所遇爾夫自耿耿者觀之苟亦不得所
售則號叫奮怒無所不至彼且恬焉不以為意而安
焉是豈無所有於中也吾厭幾為引之曰尚子是行

山川之盛太平之跡則將既覽矣苟如曰既覽之矣則將曰天下之事皆如是而已矣盍如以古今之迹引之於容終日以坐望之曰吾姑以無吾媿焉耳矣則孰將為尚子斬哉雖終身為尚子者可也

送陳茂之序

古人養子必教之以詩書為有義方文教而子不之學則固不足以謂之能子子欲學而親斬焉雖有良志者終廢弛不作而已故親也教之子也學之然後子有善學之益親有善教之譽中養中才養才而人樂有賢父兄也長寧陳茂之有子列師族子求嘉余

因求嘉識列由列又以識茂之之能敎也列性雅重美儀宇學為文章駸駸乎若欲進取如探淵與師友所相谿者滔滔乎有也進而不已烏知不合於中庸之道耶吾於茂之有喜而於列有望也今國家禮重賢俊之士列之有造果如彼惡知弗為之録耶然列固為人之子顯姓揚名必能有慶於大者鄉人以列新為縣學諸生且重其為拔察王君之選平來請序以贈予愛列而欲內諸道者安得不以是為茂之告之使夫為父子者知有所勸也

送施諫序

無錫有醫施謙氏來京師無錫士大夫仕京師者皆嘉其術予其志往往使通於鄉之縉紳朝之縉紳亦皆嘉其術予其志往往使坐而與論述康子曰施之志遠矣夫古人之志是事也必求得其精而已焉不精曰棄事故人有弗榮焉由施之迹觀之豈以不精而已也則何如而弗榮也夫今之

朝廷之上雖一介之士苟受尺篆以往於天下通邑之吏莫不俯飼望也施遊於京師乃揚然與縉紳抗禮焉彼徒托是術以號人者有之乎施凡來兩謁吾吾皆與竟坐不謝去比去請予曰僕所以至此者非

欲以求直吾事也且聊以復僕役爾僕嘗以紛華之亂人也結廬舍錫城之北命曰萬安草堂堂左為軒疊石若山石下引水若池植花木皆極巧勝客至對坐終日不忍去命曰天趣右以為軒但以儲歲入自給非敢為子孫也命曰歲豐皆足以自聊雖不假吾道無吾歉也又曰僕豈薺紛華嘗以是謫為渟今論說將終身焉康子曰由若之道雖終身與物交不可謂屈由縉紳之手若若雖避若後終身徃焉弗過也若之道在利民之生以收益其養者也雖紛紛與物交其道然也縉紳之所以予若以若可以光潔不污非以

其後後於外者也雖然彼亦未嘗不於若之道也能由是以閒心致其道焉雖安是焉弗有不可也又能扶其危不深其報焉陰騭之所積忠厚之所至雖由若之子孫可世安此矣

壽石渠先生序

夫名若蔿世之所榮而道者一身之所積也古之人若伊尹周公雖由今之世不必盡讀其書識其事愚夫愚婦亡有不知其為伊尹周公者而伊尹周公所以為之於身顧亦曰求得其所為爾見之於世而人道之夫固如此不可已也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

吏部尚書王公由初出而仕也即著其名聲於名公
卿大夫之間為都御史則黔服之民夷獠之蠢稱已
盡矣為兵部尚書閭閻之間夫婦之細亡有不傳焉
其致且歸也九夷八蠻之遠椎髻卉服之異亦斷然
若以一日不可無公者亦奚能諳其書識其事也
先皇帝臨御之始戮奸佃用正直首起公於千里之
外天下之人亡論老幼愚智賢不肖又皆欣欣然喜
談而樂道舞手而颺足若將以為可相引與俱於富
貴也去年公壽九十
天子以

兩宮徽號禮成大賚天下存問耆舊大臣而齒德爵所獨尊者以公惟先遣行人吳王棨齋詔幣以往縉紳大夫歡言於朝士歡言於學商賈行旅農夫餉婦歡言於市肆田野盖公之心未嘗一日少忘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之心亦未嘗一日而少忘於公夫得大臣之位而思盡其道者由國朝以來至不少也獨公與人情如此焉不知伊尹周公所以在當時其生而存也有與否也監察御史楊儀曰士固有曠世而相慕者公今在健而亨而其儀矩也近且易仰苟天下有若人尚紛紛然日且望之若以為或

不可及公况為鄉人乎遂率其鄉之人之仕於朝者為五七言歌詩若干首録以奉壽公於三原里中其既成也故又屬海為序

賀朝列大夫同知常州府鄧公序

正德初予閒關西有治吏曰鄧商州能於其官遠近咸道之厥後言治者皆不若鄧商州也蓋材之用於世也善者常少而不善者常多故鄧商州之名表表與焉嘉靖十三年予徃華州經高陵亦數聞高陵有良令然其綱紀文章予未之見及見之乃知為鄧商州子於是撫然歎曰有是哉子之克肖也洎自華返

道長安以歸凡諸大夫之見者無不道鄧高陵之賢而諸大夫莫不曰是誠令之特賢者父子之間不十餘年同治郡縣於關內而聲稱望譽先後無貶豈非人之至難者扶儀封劉遠夫者中州之名大夫也過予與語及鄧高陵則重嘆之以為難能遠夫嘗為關內監司其亟稱無已必其有所見於高陵君也嗚呼此其易得者耶中庸曰獲乎上有道不順乎親不獲乎上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鄧高陵所以思事親者無所不至故其蒞官署事凡弊之當革利之當興舉無不有以求至乎其極是以動之

而信率之而從高陵四境田無不墾而業無不安此可以為遠過於人者矣予嘗私覿近世英俊之士率修於家而壞於公慎於始而怠於終故鄧高陵執此以往毋驕毋縱則令之為郡邑者先後無以尚高陵而君子之道終身無憾矣將來為臺諫藩臬措此以往古之人亦何媿也高陵縣丞梁君溫典史韓君鉞以二俊士謁予云朝列公近以高陵君迎養宦邸某月日適其初度欲予有以代其稱願之意然朝列公善政良治商之民庶今且懷之而弗忘而其休聲至願莫不以千萬歲與朝列高陵君嗣茲有邦惠迪克孝則

高陵之人之稱亦猶商州之民之稱也朝列公親見之親聽之則其心有不待鍾呂而榮者士大夫之孝孰有加於是者詩曰繼序其皇之是惟高陵君之勉之而已矣

壽封君陳北洋八十序

予以春莫有事晉圻過解池邂逅小濟侍御聞其言論覩其行事信古今人言齊魯之多賢也乃數言北洋封君之德是宜有吾東渚公之賢子曰東渚公之賢則嘗聞之士大夫矣乃北洋封君之德若此微子之言吾將奚以知之夫北洋封君者陳公敬仲之後

虞舜之苗裔陳在
明興嘗有顯願矣顧
中至與郡帑婿有當
殺節財用勤惻風
文老年勞役乎於是
曰今齊中裒山海之
剩量適中故人人樂
是以失人也夫人者
而入非所以長富之
然亦嘗聞見大人之

中裒至中復公以富知名齊
時封君幾弱冠也曰父老矣
神將為裕非以其無能承幹
請於中復公代其事中復公
者將千家皆仰生於吾吾惟
吾息吾懼汝幼且弱或不堪
之聚也人一失則財不可得
也封君對曰兒顧小弱弟似
否矣請少試而後以代何如

已而中復公稱善曰吾可以息矣於是小大事咸予封君為之無弗當者人皆樂為封君之用曰是奚翅吾中復公哉中復公喜封君之能是也安居享裕復數十年而終封君又愛好其弟皆教之篤迪行誼而親就師友故諸弟皆有長者之風名於齊右惟封君孝道顯明使中復公內無違志故能獨履高年如此封君有四子而東渚長也封君以其秀慧有度歎曰陳氏不綴簪組之緒三世矣天欲興我先人之業其當在是子乎於是擇師而教之不數年東渚果登甲戌進士為兵科給事中以至今官公輔之望增重

闕旗俘獲之風猶行當世季子元緬方將以盛年而進
大業其將求所請益必於東渚矣今年戊子封君壽
登八十小游欲推壽於封君乃走使至濟西以乎序
述封君之懿德因竣事東歸致諸封君之堂焉夫封
君所以悅乎中復公無有弗盡也故中復公享高年
游遨福齊魯之區未之能先也今東渚公所以悅乎
封君亦無有弗盡也故封君享高年優遊福豈惟齊
魯之區雖方宇之內亦未之能先也詩曰教誨爾子
式穀似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封君之謂也陳氏之
子孫可不准求厥德以似封君之大業哉

壽趙母太安人李氏七十又六序

太安人者汴之祥符人也歸我封承德郎吏部驗封主事長垣趙公生三男子其季者即汝承令知西安府汝承痛先大夫不得終視所養幸太安人康強在堂乃奉太安人來西安備享榮養將以無疆九月廿九日誕祥日也汝承率婦子修撰品物稱壽於太安人而關內士大夫耆舊庶民小子莫不咸以為美而樂道之於是汝承之友生武功康海序太安人所以享榮養備壽考之義獻諸太安人之前而壽之曰昔者海在侍奉時以汝承同[illegible]進士有偉名現行甚怪

其必有所由來乃詢諸縉紳先生得知封君與太安
人之為人未嘗不拊髀而嘆也曰嗟乎鄙諺有言鸑
鷟鳳鵷鶵產神駒其言有然矣夫其言有然矣夫夫
游漆之水無廣渚三尸之室無寶藏其幹修理博者
非雨露一日之養也然是時汝承方以主事在吏部
未襟楔淵評其是非得失蓋茫昧莫窺也即維識其
為君子何能曉然吾心深信而不疑焉乃今來知西
安夫西安劇郡大府也以中人之資居之雖精心殫
思加以年久尚不能保半數而稍稍浮沉動至鉅萬
高明任速而難評沉毅務密而近緩其使百姓不蒙

暴君汚吏之網羅蓋絶然甚難而汝承以君子長者之心存而施之速矣而能詳審矣而未幾使庶民小子如出塗炭就袵席暴官汚吏不得更緣以為利古之稱循良治平者蓋若反媿其為人此於太安人之訓導封君之貽範何弗契乎明友之所服百姓之所誦何弗信乎夫孝養之事齊民稍知親其親者未有不竭力以為也能使其親欣然於心而無所拂其志意此非鉅官穹職珍食異服所能引誘開協也可能者子之賢俊善事而已蘇文忠之母太夫人許文忠曰汝能為范滂吾不能為滂母耶其欣愛喜幸之意若

子固當以父其父也頋有以為壽夫歌詩者所以寫喜樂厚祝頌情性之道也盍崗之歌詩乎於是遂為南山之詩太白之謠長春之曲長春海隺之歌鶴海曰惟子序以獻之丈人丈人大言外而遺內非原始之辭論纘而昧微之知本之指方馬君之士也丈人曰以教之曰吾非欲備以貴我也欲反身以善使生爾毋忝也故馬君衆進上馬人曰丈人善也然弗善兩滯為令馬人曰丈人弗善也然弗弗善至其能聲名善吏也乃曰可子可子故由是人之知丈人之所以教子而例多卷者非列禄貴富也大惟丈人之志不以

利祿貴富也故馬君何非飾誼性行故信之於朋友治之於有政匪然泳砥然正無有非鄙矣夫然後丈人之心亨焉適裕焉愉也非若高堂巨廈可如此窮詘也氣之失平焉且弗可自用矣夫惟亨焉適裕焉愉則浩然者咸以充而不窮故能高年遠數百歲罔有懲息丈人之壽宜若諸君之頌矣敢遂以吉酒上千歲丈人曰唯唯予雖不敏請服膺願有以永承君子大夫之惠唯君子大夫之若爾

送薛潞卿將歸河東序

嗣有壽考福祿之盛此人子之至樂樂而無所為著

則其心以為未也夫其心以為未者吾何幸得吾成立使吾親有以自見其果然而吾又果見吾親之年有若此又以顧同為人子者或離或合如彼之不齊也故必有以宣寫其意乃能甘心焉當蒲卿在國子時語海曰吾親有三子親以吾三子之壯且有立也日無所縈心焉幸他日得再試禮部能第吾之名則吾親當七十又幾即必益廣其志今年果第進士又日他日何幸得以便歸以壽吾親使吾親歡心焉今年九月戶部果以單俾蒲卿談邊因得便道歸家稱壽觴於太翁膝下夫親之於子所期者常獲則其

所處必常裕不困也藩卿弟進士於京師大人雖千里固已對矣況歸而壽於家乎今藩卿之事盡矣備矣不可加矣吾何能復言矣藩卿同遊及同年之遊者因藩卿之歸皆相為歌詩寄歸以壽其大人其具成也乃屬其友康海序之海序之如此

壽劉母太孺人駱氏膺受　恩祉序

監察御史新野劉君有母太孺人駱氏今年七十又八劉君以馬政出按隴右事竣北上將便道以壽太孺人太孺人封時

勅辭有祇奉

新恩益臻遐祉之語君因表之以為
恩祉堂卷關中縉紳大夫洎仕於關中者咸為歌詩
以壽太孺人詩成後以寻為序弁之其首寻惟人子
之於親也莫不思有以尊榮之顯揚有所不逮亦有
位極公保而親不能霑一命之微者劉君服政之初
太孺人則首被
寵光如是是宜君表之於堂歌咏之頌美之歡欣愛
重不能自已如是也夫欲報親之恩而尊榮之則
上既以恩祉錫我矣
上之深恩則君宜若之何而報耶御史之官職在監

祭又與諫官同論時政所以裨益
上德安國民命者係弗細也於此而有以盡之則
君親之恩庶幾兩致之矣
國家於馬政邇官置牧所以給邊厚民恩甚遠也關
中則並茶法以御西戎行茶之地詐偽滋私宜矣而
西鳳諸府既不通番又何若校巡邏之卒如彼爲者
逆歲諸君所行二府無辜就斃前後千有餘人尋嘗
以爲設使邏卒以馬自贖百姓或且變易產業以求
厥生也君來關中顧首蠲此弊尋聞之乃用服君獨
識大體矣非太孺人之教所及耶詩以令妻壽母頌

濟侯由斯意也君之子孫其昌大炫赫又將如臨沂之王矣乎詩曰君子有穀貽子孫太孺人之謂也

壽馮孺人序

某少時先人為某求師傅之賢者得故迪功郎内鄉縣丞馮公曰可以正蒙吾子矣及游公之門一時黜襟之子獨某首蒙許焉幾三載昏者明難者滌方以終身得托公之門有所成立而公以病在卧又踰年而公歿矣時余雖尚童子亦能知所感慕不忘於公距今十又五載余戊午領鄉試壬戌第進士思所由來秋毫皆公教育之者恨不得果有所就以副公之

意又尚以何日得歸省先壠奠於公之墓旁曰此某也此公所許而予之者也顧官職之守有弗能焉鄉學生蔡廷秀蘭楊汝佩珂以書來京師曰馮孺人今年壽九十君舊事內鄉公宜思公之德以壽孺人夫公之在某者如此也余能以忘孺人哉孺人有子三人今所存者若時宜君勤苦問學行必科貢於禮部容為家兄淮婦舅康氏於馮不但師友之益者也孺人慈孝恭和之德式於里中莫有不心慕者則其壽亭之永寧有既耶為繫之以詩曰

華堂軒軒維郎之麗彼美淑人寔邦之瑞

郃原訏訏維雅之瞻彼美淑人壽千萬年
壽千萬年從以孫子各服乃生維德之似

謝玄暉集序

玄暉集舊十卷宋以後止傳其詩賦五卷其五卷者皆當時雜文不如詩故不傳也劉侯知武功之二年一日來滸西別業見玄暉集歎曰古之言詩者以曹劉鮑謝今曹鮑刻本矣劉獨無劉謝幸親見有謝今已不刻如後世絕之者則自余焉刻成余撫卷太息曰嗟乎玄暉詩盛傳於當時及於後世且千有百年也由昭代以來且百有數十年也亦莫不咸愛其詩

思見其集顧奚無一人刻彼豈弗知愛也利私見李贋掩昧希乏為勝耳本多差謬即隨王鼓吹曲與樂府所載頗異他何可言哉或曰此集本或其質直蓋不然自開成以來詩人務以奇靡鑚研為巧雖當世名作如李杜弗學之矣又安肯軼代越世哉故雖刻本亦少好古之士或往往抄錄備種數爾又惡得不謬劉侯名紹字繼芳濮人

孝思倡和詩序

同知臨洮府畏庵李公治倉場河橋事於蘭州執矩正法滌弊慎材吏民罔敢渡涉允利去之日民為祠

以祀比年乙未巡按御史文江胡君因士大夫耆舊黎庶之請為撰德政碑記載行事再二年丁酉畏菴之孫對霍君以名御史督馬政來陝至蘭州拜謁畏菴公祠下悲愴之餘若弗自勝觀者人人感悅以為公之澹行如彼天不吝報施諸其孫乃生對霍君英敏極特綽有祖風懿德秉度端已表物先後所無其士大夫耆舊又各肆為歌詩詠嘆其事知鞏昌府衣君聞之與隴西士大夫倡和其事既已盈卷命曰孝思倡和以予序諸其首予聞君子之政始若澹然無與而其微也久也人人含而味之如醇酒醴醲不自

覺其醮然矣故孟子曰王者之民皡皡如也霸者之民驩虞如也夫驩虞所以不及皡皡者以其無耐於久而已予縣嘗弘治時有永川宋侯為知縣縈縣曹先生與內江趙先生為學官三君子者其初去縣民雖思然無甚也延至於今學士大夫與庶民小子則人人誦之時時道之以為安能後有三君子以治吾教吾也故予嘗以為身在而感者驩虞者也身去而思之不置者皡皡者也蘭人之於畏菴公若是者予故列之卷首以示為民之父母者擇焉

對山集卷之三十一